劉氏鴻書

第四十六卷

人品部一

忠諫一

卷四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四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一

忠類　諫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爲欺欺者爲忠忠爲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爲政君子爲下小人爲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好治宮室修

池臺大宮百里者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善其言避席拜之 存心錄

春秋楚文王時其臣鬻拳驟諫不從臨之以兵文王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其足以贖刼君之罪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竪刁常之巫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竪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

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尚可疑耶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遂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卽召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

得公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故無所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絶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呂氏春秋

士慶楚大夫初共王蒞政荒於聲色將三年未出令士慶諫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慝士慶曰所願聞已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

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
國外不及諸侯可富不可貴也於是出其寶玉而賜之
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
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
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
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
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

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智襄子爲美室士茁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栢之下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智氏亡 ○草木子

始皇既兼天下大侈靡於是有方士韓客侯生齊客盧生相與謀亡去始皇大怒坑犯法者四百六十餘人盧生不得而侯生後至始皇召見將數而車裂之侯生曰

臣聞知死必勇陛下肯聽臣一言乎始皇曰若欲何言侯生曰陛下奢侈淫泆下暗上聾臣等故去丹朱傲虐好慢淫遂以不升今陛下之淫萬丹朱而千昆吾桀紂臣恐陛下之十亡也而曾不一存始皇默然久之曰汝何不早言侯生曰陛下之意方乘青雲飄摇於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棄朴素就末技陛下亡徵見久矣臣等恐言之無益也而自取死故逃今臣必死故為陛下陳之欲使陛下自知也始皇曰吾可以變乎侯生曰形已成矣陛下之佐又非也臣恐變之不能存也始皇喟然釋之 說苑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娛於目爲郗后所隔拘憤恚將成疹左右識其情者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止妬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殆減半帝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爲羞以徧賜群臣使不才者無妬於才挾私者不妬其奉公濁者不妬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竟崇佛戒殺遂止 文苑

宋仁宗時王德用進二女王素論之上笑曰朕真宗子卿王旦子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上命宮官遣

女素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行恐亦不能出也頃之宮官奏宮女已出東門上乃起 宋書

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范景仁獨奮曰事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繫天下心聞者爲之股栗章累上不報待罪百餘日章十九上鬚髮爲白 坡集

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斬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入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來未嘗有殺士人之事

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剌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上聲色俱厲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退齋筆錄

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政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冐至此有陛下爲知已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其故康節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真宰相歐陽公真内翰康節真

御史也 國憲家猷

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學士司馬光亦將詣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柰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耶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圖治者一二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顧可緩耶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之休否也至如少正卯之才言僞而辨

行僞而堅順非而擇强記而愽非宣父聖明孰能去之唐盧杞天下謂之姦邪惟德宗不知終成大患所以言知人之難堯舜其尤病諸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就知江寧府未幾召爲學士縉紳皆慶陛下之明擢有文之人得以適其用也及進二台席僉論未允衡石之下果不能欺其重輕也古人曰廟堂之上非草茅所當言正謂是也臣伏覩忝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斯衆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兾上寤於宸監一言近誣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司因開封府爭鵪鶉公事舉

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未幾安石丁憂其事遂已安石服滿託疾堅臥累詔不起終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計便然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鑾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豈其心乎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延對經術之士講解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在前乃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是職遂請坐

而講說將屈萬乘之重自取師氏之尊真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況明道德以輔益聰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
論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斂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不一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力爲主張妻謀殺夫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

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薄主試者定文卷不優其人遂罹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鬻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今已盛矣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衷若然不應是安石報怨之人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違宰臣避忌遂專恣而何施不可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御坐之前唯肆强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諠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

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憚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淩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奉親愛弟以風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於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送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聰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朋姦之迹甚明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其掌握重輕可知矣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諸路雖名之曰商榷財利其實動搖於天下也臣未

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誠恐陛下悅其才辯久而倚毗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大奸得路則賢者漸去亂繇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略唯務改作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切憂之誤天下蒼生必斯人矣伏望陛下圖治之宜當稽于衆方天災屢見人情未和唯在澄清不宜撓濁如安石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横禍期感動於聰明庶判別於真僞况陛下志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言之中否然誣訐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職分難安當復露章

請避愆敵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願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綱目

徽宗時童貫權益張與黄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説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航遂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徽宗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寮阿順莫敢言曹輔上䟽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

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臣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宋史

卷終

卷四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二

忠　諫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近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

名編管昭州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啓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

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
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
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孝宗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
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堯舜
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爲
腹心劉項横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
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横潰而不得聞梁武信
朱异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
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

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爲陛下極言之大略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

則兩淮决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
守則江浙决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
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
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然則今日之患豈直
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覿私覿之
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來去
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為之側聞虜人
嫚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事欲用刑拜議者以為繁
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
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

壁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得乎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諸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

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陛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薨諡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名臣傳

胡澹菴上高宗曰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

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僞已可知矣陛下

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倘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

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

是乃畏天下議巳而今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覇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

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
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
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萬文一統
刑部江西司郎中徐學詩上言頃者逆胡入犯畿輔詔
使羣臣盡言然未聞有以探本之論陳於陛下者今大
學士嚴嵩奸貪異常各處巡撫總兵等皆掊尅軍民爭
致金寶以充嵩之橐橐是以釀成虜患幸上不誅乃復
謬引不詳之説以謾清問縱子世蕃受失事李鳳鳴二
千金使任薊州總兵又受老廢總兵郭琮三千金使補
漕運滿朝縉紳無不歎憤而竟莫有一人敢抵牾之者

誠以內外盤詰上下比周積久勢成而世蕃猛鷙擅執
父政凡諸司奏請稍涉疑畏者必關白然後敢聞又嵩
之權柄足以假手下石機械足以先發制人利勢足以
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示威刼衆文詞便給足以飾
非強辯精神警敏揣摩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缺
失私交密惠令色脂言足以結權當路而緘奪人口故
諸凡論嵩者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直指之時亦必
託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
先任給事中王燁陳愷御史謝瑜童漢臣等於時亦蒙
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

可測識寧自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臣伏讀聖諭有大破逆賊虜寇之語竊謂大本大端不必遠求但亟罷嵩父子皇上攬權於穆清之上而六卿分治其職天下遂大治矣疏入上謂其乘間報復下鎮撫司拷訊嵩不自安求去上慰之曰小人乘伺但引激主怒何可隳彼計不思竭忠輔朕焉卿其益盡初誠多事之秋勿固辭嵩疏謝仍乞放其子世蕃回籍上憫嵩老止一子世蕃令隨任侍親按是時論嵩之疏多矣未有若學詩之能洞灼其心術者學詩之族兄徐應豐者以書寫給事無逸殿與嵩朝夕相處嵩疑學詩

之疏心出自應豐口授明年嗾吏部以內察中之應豐旣罷官詣迎和門辭上詰應豐本中書官不與政事何得考斥卽傳旨留用是嵩愈忌應豐後數年以誤寫科書譜上杖殺之（識餘錄）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門詔求言官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科道因劾大臣上御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

午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囂然卒罵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悦而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 蓉塘詩話

明天順朝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遠貴近振士

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災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采納乃命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禮部尚書楊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宮人及宦侍爭拾爲鬨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堦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鐺半嚲羅裳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青瑣閒知昨日六宮中

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烟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洒金階滿地春風飛蝴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入珍宮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皇明通紀

妖僧繼曉有寵於憲廟爲之建永昌寺於西華門西太監梁方主其事規制甚備先是建三官殿費用鉅萬刑部主事林俊恐復重費草疏極言寺觀之建於國無益繼曉妖妄不可親近今西北大歉民力不堪不可重費

以恤民困言甚切至疏成鎖吏閤中使書毋遇繼曉及梁方名空之書成使塡吏大駭叩頭泣曰此疏入彼此均死公激於義死或所甘何吏累也俊曰死罪吾承不爾相及吏泣不已妻覺之俊御家素嚴不敢諫令其僕告於俊所厚侍讀吳希賢力諫止之俊曰吾志已决不可回也但事之後煩君爲傳耳因貸其所乘馬匾處家事畢賫赴通政司投之語通政司張某曰請屛人視張閱之竟嘆曰君能言人所不能言吾輩媿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君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張度其不可回令其同年叅議張某諫之俊不應寘其疏於案

而去疏入詔下錦衣獄獄臣杖之後曰俊備員部屬見事有害於國不得不言觸犯忌諱罪誠當死死即死奚事杖也獄臣壯其言具上擬謫姚州判官後軍都督府經歷張黻爭之亦坐謫宗州知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極言二人之謫非罪有詔召還復職改調南京俊出見者莫不為之吐舌而俊慨然無所顧慮然雖謫而繼曉亦坐是尋寢寺不成建則俊之志亦已伸矣 通紀述遺

天順時下錦衣指揮袁彬獄尋釋之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於御

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卒摭拾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拏問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虜庭獨彬一校尉保護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應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

則我死何故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瑄亦得免文獻通考

翰林院脩撰羅倫謹　奏為扶植綱常事臣聞　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者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所關風化所繫天下所瞻後世所監左右侍從給舍臺官有知義理不顧流俗必陳正倫以扶綱常是用緘默因循至今言雖若迂所關甚大事雖若緩所繫甚切伏讀　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天地立民極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

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古者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爲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爲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爲而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所未有也似與先王制禮之意不同也似與孔子之言不類也似與陛下策臣之初意不合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爲

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爲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言之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遂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寇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卒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爲盛事士夫誦之以爲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

禮義史嵩之欲援例起復王黻起復爲執政陳宜中起
復爲宰相賈似道起復爲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以當
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
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
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
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
願　陛下以宋爲鑒使賢盡孝於親爲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爲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
也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則仁宗之時契
丹桀驁未爲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盛强未爲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　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言之則必盡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　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　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覩直諒博洽之士開懷放納降禮尊延順　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　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

盡羣策畢陳衆賢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違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淸化而後天下可治哉　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淸議雖不行於　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誠不可不愼也夫賢之起復尤誘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　朝廷以奪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貪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任何所關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楊溥之外未聞起

復其人爲其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多耶　陛下何
取於斯人而起復之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
爲巳地及遭通喪之時則必曲爲諛說上蒙　天聽不
曰此人辦事理可集情則曰此其故事例當起復旣遂
奸計畧爲虛辭一不俞允歡然就位未有堅請如富弼
懇辭如劉珙者也名曰奪情實則貪位名曰起復實則
戀祿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奪
情於夫初無與其妻起復於父初無干其子今或舘舍
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　朝廷不容
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

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忍至
於此哉枉已者未有能直夫人忘親者未有能忠於君
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望親　陛下何取
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起復於家而後移忠於
國哉昔富弼有母喪韓琦言起復非盛世富公竟不可
奪史嵩之遭父喪太學生之至數百人而嵩之竟乞終
制今大臣起復羣臣不以爲譏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
爲已地也羣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借其端事
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羣臣亦何憖羣臣既
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乃韓琦富弼之罪人今之

羣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靡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為匿服之計例在溥　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掇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財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為無父之歸臣不忍　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　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縻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恍然以除刑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為孝子向雖後其

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
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　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
臣者佐　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
行於大臣臣願　陛下不惑羣議斷自　聖衷取回內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故事守制依劉珙故事言事其餘
已起復者悉令追喪未起復者悉許終制脫有金革之
事亦從墨衰之制任　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　朝廷
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天下自效人心天理不
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子靦顏爲不忠臣乎綱常由
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

紀綱由是而張　國勢由是而一矣臣言一出犯者皆
忤衆怒羣猜將無不至不曰狂生妄議未諳　國體則
曰腐儒迂談不達時宜不曰矯激干名希求進用則曰
道理雖是窒礙難行近年以來類爲此語阻塞言路折
挫士氣臣雖愚昧豈不自知言忤於人殃及於己議出
於今禍貽於後然夙夜皇皇惟恐上負　朝廷下負所
學取議於天下貽笑於後世是以昧死爲　陛下言之
惟　陛下矜賜優容俾諫官日進而加保護使士氣日
振則天下幸甚　宗社幸甚謹竭愚忱仰祈　天鑒
羅一峯以文達尋情上疏論市舶人或以文彥博薦

唐介事諷之李曰吾委不能為文潞公未踰年文達公死當是時羅公之貶雖時相李賢然為之畫策者學士陳文也文死山陰薛御史綱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輓歌聲裏路人歡塡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鹽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李賢父死奪情所謂是可忍孰不可忍者陳文黨惡故擠同類薛御史挽章使起文於九原亦何辭乎柰何復有蹈李陳二公覆轍者江陵父死奪情言官紛紛降謫至矯詔廷杖又何忍也未幾身死籍沒貽笑萬世彼時疏留小人

亦先後褫職邀寵日短而遺臭無窮曩時言官悉漸
登樞要彼疏留諸人未審平日之際能自慚乎抑自
悔乎　避暑漫筆

戶部主事汴梁李夢陽應詔上疏大畧謂天下之勢譬
之身也今天下之爲病者二害者三又爲漸者六二病
一曰元氣之病所謂有其機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
發自謂之安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
出詞則自謂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自以
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
後進承訛踵弊尚得不謂之病乎二曰腹心之病臣竊

計今之內官陰狡而狠貪其地遥近又朋比難剪夫倉廠塲庫錢穀之要也今乃內官主之有司摘發其奸猶閣而不行夫未摘發其奸此等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寘斥彼何所憚乎三害一曰兵害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失職者不以報狠籍不閙又壯丁各營其身老拙出而應點且夫騰驤四衛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豪富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其害可忍言哉又錦衣衛牙爪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內官豢之內兵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二曰

民害百姓困苦有司者不卹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內官供用有常數宜有常簿今油蠟皮張諸科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贓賂是益又倍矣於是乎民日貧斂日積常道不以苦聞有司因而肥家如此而猶望其治耶三曰莊塲畿民之害臣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今皇親與國依戚乃聽無賴棍奸擅嚼土著世業損害赤子動揺基本如此嗚呼亦甚矣今薊州百姓爲

牧馬草場連年勾攝男不秉耒女不上機轉死過半臣知陛下必有所不忍矣六漸一曰匱之漸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有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玆疆土不戚於前也又鮮大寇非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且猶不足此其故可知也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助賑顧徧察寺觀勑費修葺設有促虞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死而愈於凍餒鞭笞則彼

亦何所不至耶今天下嘯聚刼殺剽掠婦女日相聞也臣謂宜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咨令整餝城池軍馬以備緩急此上策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明王懸爵祿以待天下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所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今之官者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夫蔭以報功又示勸也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遂去之矣而今蔭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四曰弛法令之漸有故不舉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自古帝皇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

強少疾者淸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比者酒肉道士敬如神明法王佛子並輿出入此天下之最不可解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高皇帝置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此正所謂禮以防之保全而使之安也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網利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折人房屋强虜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賈而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振掛黄旗勢如翼虎當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譚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竊宜亟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萌之道也疏上下夢陽獄

既而釋之文獻通考

第四十八卷

人品部三

忠諫三

海瑞 附計　楊源　楊繼盛

鄒元標　王用汲　朱吾弼

劉曰梧

卷四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四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人品部二

忠　諫

嘉靖間戸部雲南司主事海瑞言人君爲天下臣民萬物之主其責任至重而能周知民瘼者無他其道在使臣能盡言而已人臣務爲容悅使實禍不聞固無足言矣過爲計者則又危明主憂治世甚亦眩晉名實非通論也　陛下天質英斷睿識絶人可爲堯舜禹湯文武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天下忻忻然以大有作爲高漢文帝遠甚

然　陛下則精銳未久妄念牽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脂膏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廢矣數年推廣事例名爵濫矣　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于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十餘年來極矣邇者嚴嵩罷黜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焉然嚴嵩能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也乃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興宮室則工部極力經營覓香寶則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人為

陛下一正焉說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臾
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諸臣顧
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敗贓敗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
或失詳審或撓亂政體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
不然者君意臣言偶不相值也乃疑　陛下爲是已拒
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迹億　陛下千百事之
盡然陷　陛下于誤終身不復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臣
謂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

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漢唐宋方外士有存至今日使人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歿矣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　陛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不安不治由之翻然悔悟日視朝政與宰輔九卿侍從言官講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舜禹湯文武之上使其臣亦得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身於皐䕫伊傅相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在　陛下一振作節省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緒撫按科道率肅清于其間　陛下持大

綱稽治要而責成焉耳矣此恭已無爲之道也民物熙洽熏爲太和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陛下性分中有真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立效者也不此之務而區區于服食超舉之說散爵祿竭精神懸思鑿想庶幾一遇之其可得乎此理之必無也乃大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無有肯爲　陛下一陳之者是以陛下不得知而臣竊恨焉敢昧死爲　陛下一言惟陛下留神省察 世廟識餘錄 嘗聞世廟閱海忠介疏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又批云這畜有比干之

忠但朕非紂也留中者久之後有所激下閣票旨華亭擬以毀謗君父決不待時傳首天下常熟力爭乃改擬秋後處決上從之是歲以聖壽六袞停刑至冬晏駕忠介得免噫容悅之臣可與事君也與哉微常熟救解忠介且爲楊椒山之續而世廟再蒙殺諫臣之名矣林居漫錄

欽天監五官監候楊源浙江按察司楊公瑄之子也正德改元七月源因目覩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璿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關除內侍

寵幸遊逸小人節省正工役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
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
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月霜霧交作爲衆邪
之氣陰冒干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爲下叛上引譬甚
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曰自正德二年來一
向占候得火星入紫微垣帝座前或東西往來不一
上宜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嗔源面斥之曰爾何
官亦思學爲忠臣乎復矯詔痛責三十謫戍肅州行至
懷慶卒于孟縣之陽和驛妻斬蘆荻覆屍瘞之 孤樹裒談
明楊繼盛以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爲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
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内畏虜虜請於二邊互市市馬
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
不可五謬大畧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别名也虜踐躪我
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
一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
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以天
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
不可三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
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

四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
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往者邊
臣私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
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虜之門其不可六伏羌之莽
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熠而奉虜乃
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七虜昨深入
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備之已半歲而互
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
八虜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奮之邊虜負約不至
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

或互市畢即入冦入冦矣而駕委他部我旣無所詰問之末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計其不可九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爲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凡爲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内寛吾以修武備夫虜至無厭也至無耻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旣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

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費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也曰虜旣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矦鸞恍憒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獄具貶狄道縣典史後虜數敗約入寇矦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讐天子思之嘗是時相嵩最用事惡矦鸞刺骨而善公筴以不得

立貴之爲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疾鸞公始遷刑部郎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疾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爲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寤具疏謀論相嵩其辭曰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茂宗等嘗劾之矣然

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
又善爲撫飾反誣言者之非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
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
十大罪爲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
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務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
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
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
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
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稿之直
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

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得罪于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

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于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
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
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
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
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
爲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
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
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
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

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
泄所取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旣下前講若合
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
票擬某卽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
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
擬餘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
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
大丞相小丞相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
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乃爲壟斷
之計欲令孫冒功于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

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爲總兵御史黄如桂爲巡按朋
姦比黨請張爲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
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册繳部效忠
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
加陞錦衣衛千户令任職管事效忠嚴鵠皆世蕃豢養
臭乳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
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
得入爲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黄如桂得驟遷
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
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傚成風蔣應奎

等令子冐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冐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冐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冐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冐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冐哈舟兒軍功世蕃亦籍以陞廕嵩父子于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

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爲客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爲嵩所紿

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亥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

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特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濫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賂嵩為事將官既納賄賂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賂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害偏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切是臣

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爲輔臣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趹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節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卑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

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于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鼎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爲通政使凡䟽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䟽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爲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䟽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摭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

犬其姦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追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爪牙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于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㥪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贐或心有所

愛憎則授之論劄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陛
京堂方面夭受嵩之恩旣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
科道諸臣寧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于權臣也是陛下
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
部臣如徐學詩之類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
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
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
故嵩得預爲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
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爲一黨互相
附倚各部堂司太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

人果爲誰乎此真可爲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
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
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
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
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
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
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
生之身以報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
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
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

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上恚公聽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構公復下錦衣獄 弇州

觀政主事鄒元標疏斥輔臣回籍守制標於某日聞輔臣居正父喪居正三疏乞恩守制皇上三留之為居正計者必再疏懇乞皇上皇上不聽計亟亟求之而已何求歸之情未切暫留之疏遽上標讀此疏涕泗交流標也一介草茅跧伏圭竇恨不躬逢聖明沐浴膏澤今年

豪收錄入仕未幾目此大故冀當言責者有言也今當言責者不惟不言且乞留矣標復默不言三綱淪九法斁日被衣冠無異禽獸閧居正之在位也才雖可爲學術則偏志雖欲爲自用太甚諸所設施乖張者難以既舉姑舉其最者一曰進賢未廣詩云菁菁者莪樂育才也故聖世士器美而官茂今限有定數是郡邑有可以登科甲者不可以遊黌序矣夫豪傑之徒非有衣冠維持之不羈之才必有所逞迄今號愬之聲遍於江南此其遺禍何如也二曰決囚太濫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居正限各省決囚有定數

以致首鼠私竄者欲盈其數以免遂有濫及無辜者矣夫決之先歲者輙以示威來歲其數一定則雖有自新者其道無由也三曰言路未通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知盡力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間有憂關國計慮切民瘼者則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四曰民隱未周先歲黃河汎濫沒爲魚者不知凡幾僅有存者架篙爲巢啜水爲飧目及至此心慘魂飛夫彼水潦如此彼旱魃爲灾可知黃河如此環四境以外可知有司不奏皇上不知居正之罪也其他用浚刻之吏阻豪傑之才

又不可枚數者矣即使有利社稷猶大壞綱常也況無利社稷若此而可留之耶皇上有旨曰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旣去前功盡棄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弼成帝學者未可謂在廷諸臣無人也居正丁憂可挽留之居正設有不測陛下之學將終不成陛下之志將終未定耶此標所未解也皇上以英明之資御曆五稔人皆曰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以居正而在京守制天下後世謂陛下如何主綱常自此而壞中國自此而裔人心自此而灰居正一人不足惜後世有擅權戀位者輙援居正故事甚至窺竊神

器貽禍深遠難以盡言者矣標讀居正首疏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辦非常之事是其心蓋曰起復非常事也吾非常人也吾今當此誰則議之自標觀之人有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力此五者斯謂之不常之人親生而不顧死而不葬人不曰殘忍則曰薄行不曰貪戾則曰喪心可謂不常人乎且其疏又曰不顧傍人之非議恤匹夫之小節非病狂喪心有是言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天下非之不顧謂理之所在則顧理而不顧衆論也三年之喪無貴賤一也傍人傍議是乎非乎尾生之信孝巳之行陳仲子之廉小節也三年之喪無

貴賤一也果可謂小節乎又曰道路無不爲臣酸鼻此其欺罔尤不容言居正未聞喪之先天下逆覩其奸居正既留京之後天下深恨其非酸鼻者誰乎皇上婚固大禮也居正以披經罪人欲雜乎其間何心乎蓋欲誇示來世以居成功耳宋臣文天祥當南渡之日猶送親還葬當此清朝豈南渡之時耶先朝李賢奪情起復羅倫力排斥之居正之不歸蓋無情可奪無復可起事父如此事皇上可知已抑標猶有深恨焉國家以言路付之臺省事關綱常悉陳無隱默而不言猶爲曠職臣覩湖廣道御史曾士楚一本爲保留輔臣事不勝驚愕公

論倒持一至於此聞各道御史有毅然中止者士楚獨然不顧私自上請此其心豈真爲社稷計哉蓋曰輔臣本欲留也不首留之其功不高誠首留之輔臣德我我倚泰山矣此士楚心也夫今日上疏留輔臣者士楚也臺臣倡之明日上疏留輔臣者陳三謨也省臣效之朝廷爲首善之地臺省係公論之所論及至此可勝言哉楚也身服豸繡心同犬羊竊謂不斬士楚雖死不瞑目矣望亟勅輔臣速歸守制待制滿之日另行起用則綱常正人心服朝廷尊天變弭萬世仰聖天子作爲出尋常萬萬矣居正學尚刑名見標此疏禍標必深堂堂丈

夫不忍爲妾婦也碎首玉堦奚憾哉 熙朝奏議

萬曆五年御史王用汲疏臣近讀邸報見大學士張居正准假歸葬內敘湖廣都御史陳瑞鄖襄都御史徐學謨及地方司道等官畢來會葬等情獨巡撫都御史趙應元奏內不見敘及數月應元有患病乞休疏臣始疑之豈輔臣未能無介然於中而應元遂爲退避計乎奉旨吏部知道其應否容令休致或病痊起用該部自有題覆舊例乃掌院事都御史陳炌求悅輔臣遂叅論其托病乞休大肆欺罔焉夫疾病人所必有獨內臣得以病告蓋謂其無地方之責非出於推諉避事故凡京秩

諸臣或患病果真欲就醫於故里或進用大驟恐超躐乎前人或家有期功之喪情不容遽釋或朝有忮害之黨勢難以並立皆暫引疾退處此其義未必盡於匪躬而其心要非出於爲邪故自祖宗朝至陛下今日槩不絕其嚮用之途亦所以恤臣下委曲之私而示聖朝寛大之政也今在廷大小臣工其曾經告病者何限若以炌之言推之則諸臣皆欺妄之臣不容一日立乎其位矣無論遠者卽應元疏入先後數十日工部司務呂潛以病告矣序班郭英稷署丞李舜臣又告矣南京刑部主事孫一星劉玉成又告矣事下吏部槩爲題覆皆奉

旨俞允何獨無一人爲托疾乎且此猶謂非有差委在考覈之例也如近者巡按廣西御史陸萬鍾巡按陜西御史劉光國巡按山西御史陳用賓皆奉差方回中途皆以病告事與應元一體也何不一論其托疾而夲聽吏部題覆乎豈萬鍾等皆不可遽瘳之疴而獨應元爲强徤無病之人乎且謂論諸臣即忭在世宗朝亦養病家居十餘年稍夤緣攀附扳置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忭也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以服天下之心御史爲耳目之官巡按係風紀之任昔人謂諫官雖卑與宰相等陛下所持以彈壓諸大臣之專而壯虎豹在山之勢

者惟臺省二臣也今一爲挺然特立之行即其身之不能免責大臣何所嚴憚而其餘諸人不將人人自危哉臣竊謂關繫非淺鮮也夫事有其誼則是而其意則非者不可勝紀陛下但見炌之論劾論應元恣肆任情巧爲趨避郎罷斥之有餘辜也至其意之所從來不爲其事而爲其人不爲此事而爲他事陛下安得而知之如舊歲星變示警奉旨考察所以應天變也而不知所以懲抑者半爲不附宰相之人如翰林習孔教則以進士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御史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部則以艾穆沈思孝之故而所往來尤密者

主事蔡文範也考後劣轉趙志臯則以吳中行趙用賢之故而諸事諸館職亦且人無志也茍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不次擢用茍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不及降調此其大者其餘諸臣中外籍籍亦咸謂有所出來焉臣不意陛下以其消災弭變之舉而僅爲宰臣需恩報怨之私不但宰臣而凡附宰臣者亦竊得各需其私矣可不爲太息甚哉夫本朝事體諸寺各自爲屬附臣不容少干填報賢否在各堂卿而吏部爲之總評自述不職在諸大寮而吏部爲之彙覆爲居正者豈得人人而謂其當黜當留哉但

權之所在人爭趨焉有揣其意之所爲而預爲之所在居正既見其人之不愜於心今又譁然有可指之失亦遂昧其邪正之大防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臣謂逢君之惡其罪小逢相之惡其罪大今之時則逢君之人少而逢相之人多何者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也爭欲採驪龍之珠碎玉堦之首以自表見誰肯容悅以負明主哉是故陛下欲織叚疋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珠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銀兩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如輔臣意有所向不問其意

之是與不是誰敢一言以正其非哉且有先意而結其歡心望風而張其虐焰者矣是臣所逢也今大臣能不逢相之惡者有幾若怜者又其彰明較著者也臣謂今天下事事私矣人人私矣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元輔是以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於私而無所控告其勢不得不奔走夫私門矣以陛下之聖智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大小章疏務躬省覽孰公孰私孰便孰不便陛下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再商確可則行之未可則票擬覆請閱習既久智慮益宏則幾微隱伏

之間自無逃乎 聖鑒如炤之罔上行私非唯不敢形諸牘且不敢萌諸念矣臣非不知應元之斥已奉明旨豈一介賤臣所能回但見群情洶洶率與臣同而卒懼輔臣之威無敢懍忠藎以入告者臣竊憤之故不避斧鉞之誅而特為是言將使權臣聞之謂天下猶有不可盡威刼之士或稍斂戢於將來而潛消其逸志是臣所以忠陛下之心也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熙朝奏議

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留都御史朱吾弼奏為 國運昌隆天心仁愛懇乞 聖明亟躬禱謝親朝講録忠直以弭變異以永治安事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

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叙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鬱攸挻災見於兩宮肇戌達寅驚動 聖毋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畏盖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脩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熒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

旨諄切反咎固且暮皇皇如也據古驗今　陛下果賢
佞分別官人有叙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勲乎抑信道不
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舉　陛下順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
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
災者符則今日之火天心實忿忠直屏斥庸碌尸竊臣
應首冢斥竄避賢路以膺顯赫之威者而衆之五行志
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
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親朝講錄忠直爲今
日消弭第一請也夫　聖明下罪己之　詔致省躬之

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盛際臣獨請亟躬
禱謝親朝講録忠直者誠見　陛下深居宮禁臣下隔
絶惟宦官宮妾之逢迎無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
率由已非朝夕倘欲反躬切責不亟躬禱謝親朝講録
忠直心悔前日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祗襲　下詔之靡
文仍用　留中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諭罔從
啓其繹將危辭讜論罔從聳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
非利害如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縁災異
言者優示曠盪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覼顏
就列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今言者至於以去爲快殊非

盛時景象可畏已臣願　陛下穆然思惕然省揣上
天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宮居而不郊祀也胡
然宮居而不廟享也又胡然宮居而不朝不講不信仁
賢以空虛其國顛倒其行也是宮之爲崇也以宮之爲
崇而燔其宮豈非靈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
仁聖克享　天心欲錫以純嘏常虞其傷敗故自宮居
未出以來日食星隕火光地震旱澇祲荒倭虜緬播災
變之作曆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天又以
耳目弗及莫或警懼先以北上門災矣西華門災矣巳
警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宮寢是譴告之不足繼之警

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祈天永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更始躬禱南郊俯伏九廟彷彿桑林自責之虔　朝講一如常期還初年之嶶政守　聖祖之芳規隨　論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士分第其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序用而林奔遺賢甲遠正士並得闗其忠矣於是孝養之不可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不可不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遄發也章奏之不可不批荅也刑罰之不可不愼簡也貨財之不可黷情好之

不可偏名器之不可濫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録之士必有陳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析時政者曩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决以一言在臣下免煩瀆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時顒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舉
陛下春秋鼎盛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奮間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宮庭嚴邃回禄災蔓其爲天火明甚
陛下遘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爲福臣熟計脩省極務非
陛

下躬禱謝親朝講録忠直群囂必弗静　天意必難回
臣故以爲消弭第一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
侯素服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
弔文公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夫御廩之
災也文侯作色不悦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
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令已復殿矣
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
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
所攘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
亦善乎文侯喟然嘆曰善臣於　陛下今之災敢竊附

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說爲　陛下獻亂
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　陛下
聖明欲持乾斷往往意所將行以人言輙止噫好問拜
善聖帝懿矩止犢轉圜英誼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
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
除躬禱謝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即
將臣疏　勑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　請盡賜
録用庶省皆實心修皆實事無負　天心永昌　國運
宗社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南京太常寺少卿臣劉曰梧爲顧
瞻陵廟有感陳言懇乞 聖明上推 皇祖親愛至情
亟舉追崇曠典以隆達孝事臣備員奉常一應陵廟祭
祀皆得以職事駿奔其間自京師東出朝陽門三里許
鍾山岳峙孝陵在焉一歲凡三大祭五素祭東去數百
武爲東陵則 懿文太子寢廟也一歲凡九大祭一素
祭夫 高皇帝太廟自有常祭故禮不欲數乃 懿文
太子之祭獨視諸陵有加禮其中似有深意焉臣趨蹌
之暇瞻眺鍾山則佳氣籠葱翠屏擁衛届祭冠裳濟楚
禮儀嚴肅將國家億萬年之典禮福澤萃是矣及至東

陵則氣象蕭瑟人情顦悴臣四顧徬徨如有長恨而聞
噫歎之聲不勝泣下沾襟也已伏而思之豈非以 懿
文太子舊有興宗孝康皇帝之號而今猶仍故太子之
稱耶又非以烝嘗雖脩而非湯孫之將斂核雖陳而尚
不免有若敖之餒耶夫 懿文太子之去尊號以 建
文君之革除也而 建文君之祀號不崇則 懿文太
子之號不可得而議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
不成臣請昌言而無誅可乎夫 建文君非他也 高
皇帝之嫡孫而懿文太子之嫡子也洪武二十五年懿
文太子薨奉冊立爲皇太孫三十一年 高皇帝升遐

挈神器而授之君臨天下五年寛仁恭讓無大失德第以文柔不斷更張無序取怨宗親　文皇帝遵祖訓稱兵靖内難而　建文君遂遜位焉家庭禪受非有易姓之禍也鍾虡不移非有社屋之慟也八百會盟二士冠馬亦何必嚅囁而諱言之唯是金川失守俄傳建文君闔宮自焚　文皇帝出其遺骸于煨燼中哭之曰孺子何至于此旋用侍講王景言瘞以天子之禮夫非以其踐天子之位耶恨當時持祿保位之徒患得患失一意逢迎不復議及祔祀謚號山陵等禮遂使千古名義況淪湮鬱晦二百餘年大爲一代缺典夫非　文皇帝之

過也夫生爲君主歿無謚號既不得入祔太廟又不得別享專祀封樹莫識鬼魄無依此忠臣義士之所爲飲泣而田夫野老之所爲吞聲也夫祖父之于子孫未有不親愛者也親愛之未有不顧復而憐恤者也　高皇帝當享祀之日寧不左盼東陵而念懿文太子之或怨恫之寧不因東陵而念建文君之不血食否豈惟　高皇帝抑亦　文皇帝之所不忍也臣嘗閱別錄載　文皇帝入宮時建文君幼子牽帝衣而泣曰兒子餓死了帝亦泣曰爾生在皇家豈有餓死之理命宮人哺之此語描寫　文皇帝乍見一體親愛情意逼真必非無稽夫

不忍於建文君之幼子而其不忍於　建文君之無祀
可知也且建文君毎戒諸將曰毋輕犯皇叔後世有不
韙之名其尊尊親親之心可想也　文皇帝獨無是心
乎臣故諒　文皇帝之所不忍也且　高皇帝肇造家
邦聖子神孫宜君宜王即天潢玉牒之派以逮罪戾各
宗奚啻千億莫不生享爵祿死有奠饗而首傳主鬯之
孫獨不得與桮羹斗酒之祀宜乎國制無乇孤魂令有
司春秋致祭及讀御製祭文如僞漢陳友諒等哉爲佗
敵皆得列名首祭而承家享國之主獨不得與招魂望
祭之列可乎且元順帝一夷狄之君耳荒淫無道自取

滅亡原無足恤　高皇帝第以其識天命察時勢遠遁
沙漠歿而謚之曰順　文皇帝雖不廢征誅　建文君
亦庶幾揖遜而乃不蒙恭順之褒是視懿親不如夷狄
也非所以為訓也況靖難死事諸臣　文皇帝嘗稱之
曰彼自食其祿自盡其忠夫在臣為忠則于其所忠者
可知已我　皇上登極之初推　文皇帝惻忠至意首
發明詔凡死事諸臣皆得祀于其鄉又允言官議凡諸
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䘏録而于建文君則否是有臣
而可以無君也非所以辨分也夫親愛者人生不可矯
飾之真心名義者萬古不可磨滅之正理拘　文皇帝

忌諱之小嫌而不思　高皇帝親愛之深情悖也避一時訐直之顯禍而不顧萬世名義之大閑鄙也私議之而公諱之非忠也即言之而隱約不盡亦非忠之盛也況廟堂之上諱言之野史則以繁言之矣失今不爲釐正萬世而下必有正之者矣我國家典制經綸宏遠周密盡善盡美而獨于此一事久不議及俾人心有餘憾后世有遺譏何以垂史冊而昭示于將來其所關係豈渺小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體祖宗之情之所必至察倫常之所不得不然　勅下該部集廷臣會議建文君應否追崇尊謚增立廟祀復其年號封表山陵用補

一代缺典如以太廟難于議祔山陵年遠難稽則請別立一廟歲時享祀如制或准先科臣萬象春議祔主于懿文太子之廟一體致祭而于懿文太子仍還其已崇之舊號則　高皇帝在天之靈以慰　文皇帝之心亦安而善繼善述　皇上之達孝亦流傳于萬世矣臣職司祀典誼當補闕援筆屬草三復涕零誠不自知其何從豈徵臣一生忠義自許　高皇帝亦或默鑒之而一時堙墓之感　高皇帝亦或陰啓之耶乃若玆臣即緣是而獲重譴亦可以見　高皇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戰栗待罪之至

鴻書卷四十八終